



Mind Wandering
in the ORIENT

大写我意

陆国强中国画作品集
Lu Guoqiang Art Exhibition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谢海 主编



Mind Wandering
in the ORIENT

大写我意

陆国强中国画作品集

Lu Guoqiang Art Exhibition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谢海 主编

策 划：田 忠
责任编辑：杨 硕 李 彤
责任校对：张青艳 杜丞轩
特约校对：吕明翠
装帧设计：朱 珺
封面设计：陈 伟
封面题字：潘文逊
摄 影：周蕴乾

CIP 数据

大写我意——陆国强中国画展作品集
谢海 主编

出版：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美术出版社
发行：河北美术出版社
地址：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编：050071
电话：0311-87060677
网址：www.hebms.com
制版印刷 (CTP)：浙江曼普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787 × 1092 1/12
印张：23
印数：1-1000
版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0 元



河北美术出版社



淘宝商城



官方微博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倒装等印制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311-87060677







陆国强艺术简历

陆国强，别署修远楼主、修远。1975 年 11 月出生于浙江乌镇，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现杭州师范大学）美术系，结业于杭州师范学院何水法花鸟画高级研修班，2005 年至 2014 年为浙江画院花鸟画工作室研究员，现为职业画家。

主要作品展出：

- 2014 年 11 月 问花·中国花鸟画邀请展（南通）
- 2014 年 03 月 大写我意·陆国强水墨艺术展（嘉兴）
- 2014 年 01 月 平平安安·陆国强瓷绘艺术展（桐乡）
- 2013 年 11 月 问花·中国花鸟画家写真展（杭州）
- 2012 年 11 月 问花·中国花鸟画家写真展（兰州）
- 2011 年 11 月 和平和谐·中国青年艺术家推荐展（上海）
- 2011 年 11 月 中国青年艺术家推荐展（东莞）
- 2011 年 11 月 问花·中国花鸟画家写真展（东莞）
- 2011 年 05 月 写我意·陆国强画展（杭州）
- 2010 年 06 月 陆国强花鸟画新作观摹会（长沙）
- 2009 年 11 月 我这两年·陆国强水墨画展（杭州）
- 2008 年 04 月 纪念郭味蕓诞辰一百周年全国花鸟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北京）
- 2007 年 10 月 东方墨（第二回）·当代中国水墨艺术家邀请展（北京）
- 2007 年 09 月 第三届全国中国画展（北京）
- 2005 年 11 月 首届全国写意画展（北京）
- 2004 年 11 月 首届傅抱石奖·南京水墨画传媒三年展（南京）
- 2004 年 09 月 2004 全国中国画提名展（青岛）
- 2004 年 06 月 陆国强水墨画展（桐乡）
- 2003 年 11 月 当代全国花鸟画艺术大展（兰州）
- 2001 年 11 月 第十五次新人新作展（北京）
- 2001 年 07 月 新时代中国画展（济南）

蘇軾詩集卷之四
 蘇軾詩集卷之四
 蘇軾詩集卷之四

[illegible]

晴暖何壯哉

序

文/吴昱

国强优点很多，缺点实在也不少。作为妻子，我眼中的他可能与旁人看到的完全不同。

国强性格洒脱，为人大气不拘小节。这个特质在婚前十分吸引我，但在婚后却给我带来不少烦恼。比如：我要经常帮助他寻找钥匙；家中的伞撑出去就不见回来；手机不知丢失了多少个……

女儿刚出生的几年，我在繁重的家务压力下，对他生出许多抱怨。有时非常羡慕人家的丈夫可以帮助照顾孩子，有时我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老是坐着“发呆”，叫也不答。

他“画画第一”的观念令我们产生许多矛盾，伴随了我们许多年。这种状况得以改变是从他推荐我看书开始的。国强是个爱思考的人。对画画如此，对生活也如此。他知道我喜欢看书，随着小儿渐渐长大，我的生活开始有规律。他就拿了他喜欢的书给我看，《美学散步》《文心独白》《人间词话》《齐白石文集》……

慢慢的，从这些书里我开始了解他，开始真正走进了他的世界。我这才明白国强是为画画而生的。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画画的事。我开始理解他为什么经常丢东找西，又为什么常常“发呆”。

国强说画就是一个世界，画者通过他的笔把这个世界展示给人们，让人通过画明白画者的心声。

画是哲学的，画理就是人生的道理，画画的风格也是画者做人的品格，一个优秀的画者，他的人格也应该是高尚的！

我开始懂国强的画了，他的画影响了我，画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艺术教会了我们生活。

我开始喜欢去画室看国强画画。一起赏画成了我们共同的乐趣。

有一次，我走进画室，见他的《秋风》初稿刚刚完成。远看，一抹夕阳的余晖映在水面，就连声说这斜阳真美！没想到国强看了看，用笔刷刷几下，斜阳就隐没在一片荷叶之下了。我大惑不解。国强说：“陈老莲经常把常人评他‘好’的画全部撕毁，因为他认为人所共见之好就一定不是极品。”我开始不服气起来。国强微笑着说：“开玩笑的！但是老婆，我画的是残荷，而你却一眼看见了夕阳！”我明白了，再仔细看这张新作，一缕夕阳隐匿在一片荷塘之中，几叶秋荷衬托着像铃铛一样的莲蓬，随风摆动。

国强的画最注重从自己的心出发了。画荷花如此，画鸟，画山……皆如此。他正是透过画在告诉人们自己的想法，他眼中看到的世界，他所在意的，所珍惜的。所以我常常从他的画里读懂了他。

国强觉得一个人出什么样的作品和有多少天份没

有太大的联系。他认为画画急不得，得等它自己熟。耐得住性子就是天份。

他从不和我去逛街。现在这个世界是嘈杂的，但国强的内心却是安静的。他说：“面对大自然赠予我的素材，我必须先成就它，它才有可能成就我。”

国强有时是非常固执的，对平常人所喜悦的娱乐活动往往不感兴趣。吃的穿的，从不讲究。甚至不肯花钱花心思买衣服，可是画画用的笔墨纸砚他可以千里迢迢地去寻访，不惜重金去求得。我知道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他的专注、毅力，和他对完美的追求！他的每一幅画都蕴含了他的信念，他的情怀，他的人生态度。所以没有好与不好，只有在各种变化可能之中尽量做到最好！

国强常对我说：“我们一辈子要让一些善意的信念去推动我们往前，这些才是我们身上最宝贵的！因此我愿意去听从内心的安排，专注地画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对得起岁月，其他的就留给时间去评说吧！”

愿国强的画越来越纯真，愿我们的生活像画一样美好！

2015 年 4 月 28 日



下学而上达

以陆国强中国画创作为例

文/谢海

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的那一年，也就是 2000 年，反对古代传统文化，在古代思想中挖掘中国画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与重回传统向中国画传统致敬，三个观点在一个名为“世纪之门”的展览中成为中国画现代思潮发轫之始。原本三个艺术取向，还有着互为表里的关系，那个展览之后，大家开始不自觉的“站队伍”，其中以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以“笔笔有来路”恪守传统的画风更成众矢之的，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

有意思的是，生活方式的变化，高等美术教学的改革，正统派的中国画教学除了杭州、南京等地还尚存余脉之外似乎都已成云烟往事，其他院校虽时有儒者赓续其学、振发其旨，却要么蜻蜓点水，要么师资不继，难挽其颓势。

中国画的正统派学说，是针对当下改良和改革中国画家艺术家的反向的一个“学派”。他们正努力应对社会现实作出调整，特别是一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一些年纪稍长的、在承继中国画传统颇有建树的艺术家。

正统派不是守旧派——这个观点必须先厘清。正统派不时髦，这个事实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

桐乡画家陆国强应该比常人更切肤地体会到这个观点和这个事实。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陆国强作为一个正统派画家，他还践行着古老的生活方式，深居简出，外出也是云游般的寄情山水，每天早起画画，下午和晚上还是画画和画画，偶尔看看书，练练书法。陆国强的生活可算朴实，也没有什么大书一笔的辉煌经历，他只是当过小

学老师的画家，曾是何水法高研班的学员，也曾问学过浙江画院，至于现在和以后，按照他的说法是，也只能当职业画家了。

一

陆国强所坚持的正统和我所倡导的“新水墨”是两个完全不搭的概念，“新水墨”的拥趸要么是传统功力不菲又觉得发展传统无计可施，要么是传统功力不济不得不“新水墨”。现代中国画的“新水墨”不但是“反传统”的结果，也是传统自身“洗心革面”“其命维新”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画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一直就在起作用，而且，传统一直在发展。问题是，陆国强用的“古法”，用的是集大成之法，他对传统的学习不是为了起作用，而是为了正面的、自觉的“弘扬”，还有一个关键是，他坚信大写意传统之中有着中国文化精神里无穷无尽的快乐和秘密。

陆国强是一位善于学习的人，在他的画面中可以找到大写意画家从古到今的脉络。我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写他的画：“看着有吴昌硕的神采，有齐白石的意思，有潘天寿的豪迈，有沈耀初的笔道，有李苦禅的拙朴，当然也有他恩师何水法的酣畅痛快，有当代中国画坛一些花鸟高手的的影子，但是，具体对应到某个前辈某个人，他的作品又像又不像。（参见拙文《雕虫本小技 修远乃大道——赠陆国强君》）”这里面没有一个外国人，难道用中文写作的中国作家就不能借鉴用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写作的外国作家吗？陆国强有他的任性——他学习的是正本清源，研究是一脉相承。

与其说“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是陆国强拒绝西

学的一个理论根据，还不如说他没有在高等美术学院求学的经历，让他没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西学，以至于不会在“姓中”还是“姓西”的问题上不能自拔。所以，当我们面对当下文化语境浑浑噩噩、痛苦不堪之际，他却能独善其身、心无旁骛地面对传统。

现在最可怕的是，无论延续传统型、改良传统型还是改革创新型艺术家，所有话语都是西学的。改革创新型艺术家至少知道自己就是以西学为标准的，审美判断、价值体系全部西学，套一些洋泾浜的观点和理论也就罢了，正统派的中国画家也满口西学概念却还自以为用宣纸、用毛笔画画就是东方，就是中国画，这就不对了。

二

陆国强今年整整 40 岁，岁月淘洗，他终究走上了“不惑”之路。流年似水，画家的价值观也似水流过。陆国强和大部分的年轻画家一样，从临摹阶段、“抄袭”阶段、自我表现阶段、自由主义阶段一路转变过来。

学习芥子园，临摹徐渭、八大以降的大师名作是大写意花鸟画家“进入写意”的不二法门。但是，从临摹到临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陆国强做到了。陆国强的坚守和抉择是我认同而做不到的，往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多数都是不识时务者。

故事由此而起。

这几年，陆国强的创作已几乎进入“井喷”状态。他从语言风格到构图章法，再到理念与情感的传



达，如何既能保持大写我意的叙述流畅，又足以托物寄情，令人信服。

但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模拟各种不同艺术家的腔调在进行创作实践，这一点，让包括我在内的同行朋友大跌眼镜。同样一幅构图，石涛、石鲁、石壶、林风眠、黄宾虹轮番画一遍，这是什么情况？随着画风的改变，一根草、一块石头的态度在变化，找到了新角度，景物被艺术激情燃烧了，在精神和世俗之间，不仅仅是画者，读者最后也会被艺术神奇的征服。

我把他这批不断画的作品称之为“抄袭”，他也不反感。因为陆国强自己也认为用主观视角再现客观视角时证实了艺术就像个童话，而且还找到了古代中国书画的日常性和游戏性（包括修身养性）——这个本就是每个人，无论古人今人，无论是艺术家或者不是艺术家都必不可少的生活元素。

三

《论语·宪问》有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

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陆国强对中国画传统材料的痴迷，也在多个学术研讨会、公开和非公开场合提及老生常谈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所有的概念从形成到清晰，来自陆国强的强力灌输。

现在有几个画家还会把用完的图章擦干净留着再用的？现在有没有画家知道论斤买纸的？有谁知道油烟、松烟、顶烟、青烟墨锭区别的？毛笔当中，狼毫、羊毫、獾毫以及嵌入尼龙丝之后效果何如？了解端砚、歙砚出墨和宣纸晕化之间关系的请举手！

这种“下学而上达”的表述我想是不适时宜的，依我的理解，对常识的无知，已然已是当下美术界的通病，不啻于否定一个画家的艺术生命。

对绘画材料的研究是陆国强写意绘画风格形成的

一个并不明显的组成。学习形而下的具体知识，是接近传统一个有效保障，可能我们更需要从这些形而下的知识中，哪怕是洒扫，哪怕是工具，去思考、去抽象、去领悟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中的东西，将“下学”的知识内化、升华、上达为形而上的精神。“下学上达”原本就是学之要，人们往往“习而不察”，轻觑了“下学”，反而不能“上达”。

由“下学”开始，才有可能渐至“上达”。陆国强中国画创作既然走的是正统的路数，既然要把握传统精髓绝妙处，也只有从材料开始，造型、神韵、品格才会有准确传达的可能。

四

陆国强做展览不怎么勤快，卖画也不怎么积极。他跟我吹牛，说除了老师辈的，就我说的一些意见，不管是对画还是对人他愿意听听。其实，我们不知道在画画的问题上斗过多少次嘴，对一些画家评判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好在有时和大同存小异，有时各执己见，相安无事。

我想，我还是了解他的。他其实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伟大的艺术家，又喜欢控制时间和局面，一旦为市场而创作，就得按别人的时间和格局走，自己的自由和生活容易超出掌控。可是，他不是圣人，情面难却是一种，另外，职业画家有职业画家的苦衷，一旦揭不开锅，回家还得提防被老婆收拾。

可能是不贤识小，我很喜欢看他卖钱的那些画，轻松，无羁绊，信手涂来。所谓的专业画家顾忌各种各样的展览，作品难以摆脱各种似是而非的学术诉求、历史使命，没有办法平心静气、深思熟虑地思考问题，然后才能接到地气，而往往满身戾气，怎么看怎么都不顺眼。《中庸》有一句话叫“尊德性而道问学”，我不知道陆国强知不知道，但他为人为艺的践行中，自然而然地为这句话做了注解。

只是，“尊德性”尊不好也会尊出问题。陆国强

也画大画，大到高度4米，宽度6米，像疯子一样。从本质上讲，大写意花鸟画是有尺寸“限制”的，工具、材料乃至一个画家的臂长，包括体力，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是愿意尝试，他愿意用众多的失败换取一次偶然。他画好“大块头”，喜欢拉我去看，我从来没有说过好，也没有说过不好，他知道我从心底觉得这是一件浪费精力和时间的活，我也知道他需要一句表扬。直到有一天，我发了一条短信：对写意尺度的挑战远远超过作品好坏本身。我想这句话是我对他创作大尺幅作品能给出的最大褒奖了，不过，我也知道这对于他的努力和期望并不一定受用。

我一直认为中国画没有新旧之别，只有好坏之分。所以，即便我们之间对中国画现状的应该如何发展持不同意见，但这不妨碍我对他的判断。陆国强是一位好画家。3年前我说过陆国强是我所认为的1970年以后出生画的最好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对，你看到的没错，没有之一）——尽管这一说法遭到很多业内专家的非议，但我还是认为，凭我的目光所及，3年来，我的观点是正确的，3年后甚至更长的时间只要他还坚持思考、坚持画，我想我也错不到哪里去。

陆国强是一个现代“隐士”。他在媒体前、在展厅里、在他的画作旁始终低调，他是一位不想做公知的中国画画家。在他看来，冷静旁观和理性分析不是学术远离社会的方式，而恰恰是参与社会的方式。

我想写“潜龙在渊、大有可为”作为我文章的收官，但多少有狗尾续貂、恶意拔高之嫌，所以，我愿意用更为通俗的语言结束我的喋喋不休——大写意花鸟不容易，国强画到这个高度也不容易，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14年5月24日夜于西风堂

